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4

延陵剑

讲述《红楼梦》中贾母、贾政、贾宝玉、王熙凤、袭人等人物原型的真实命运。

高阳 著

长篇小说

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④

延陵剑

高阳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.4/高阳著.--北京

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4.2

(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2188-8

I. ①红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4975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,原著作名《延陵剑》。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4

作者:高阳

责任编辑:喻静

选题策划: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王丹丹 王菁菁

封面设计:张碧君

版式设计:黄巧玲

责任校对:绳刚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526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31.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2188-8

定价:46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邮寄到府)

01

到宁古塔快三年了，在魏大姊来说，真是心满意足。

三年前，为了恂郡王已为皇帝软禁在马兰峪，怕他的僚属会被“莫须有”的罪名所株连，所以李绅听了妻子——已有了正式名分的魏大姊的劝，接了新任吉林副都统白希聘他入幕的关书，来到了宁古塔。魏大姊的说法是：“宁古塔本来就是充军的地方，皇上看你已经到了这里，治罪也不过如此，当然就饶了你了。”

在接受聘书以前，李绅曾告诉魏大姊，在前明教过太子读书的桐城方拱乾，由于顺治辛酉科场案的牵累，充军宁古塔，赦回以后，做了一部书叫作《绝域记略》，一开头就说：“宁古何地？无往理亦无还理，老夫既往而复还，岂非天哉！”警告她说，绝域苦寒，非人所居，那时想回来，是办不到的事。

“现在，你就是让我回去，我还舍不得呢！”

魏大姊常常这样说，小福儿跟他的妻子——原是魏大姊的丫头阿秀，亦有同感，甚至李绅自己亦曾赋诗明志，愿意终老斯乡。

但在两个月以前，李绅于一夕之间，改变了初衷，乡思大起，归心如箭。

宁古塔七月飞霜，八月飘雪，九月河冻，十月地裂，要到三月底，草木才会萌芽。那是二月底，雪虽止了有半个月，冻犹未解，又恰好没有风，李绅便想到了他最喜爱的一个地方和最有趣的一种消遣。

这个地方名叫“鸡林哈答”，在宁古塔西门外三里许，是临牡丹江的一道长冈，壁立千仞，长约十五里，冈上多松，旁枝斜出，横出倒插，意想不到的奇形怪状。这里一年最好的时候，是在端午前后，红杏如火，梨花似雪，掩映在苍松之中，加以崖壁下遍开的芍药，与碧波相映，曾使得初临其地的李绅，疑梦疑幻，不信人间有此仙境。

到得秋来，霜枫满山，映得一江皆红，那时就该准备入山行猎了。及至大雪封山，坚冰在河，有活鱼可捕，就正是那晚上他要去找的消遣。

“二爷，走吧！”

小福儿肩上扛着两支鱼叉，叉上挂一盏明角风灯，灯内插着魏大姊用天然蜂蜜提炼出来的蜡烛，但未点燃。此外，叉上还挂着拳大的一枚铁锤，一具藤编的鱼篓。

出了木城西门，雪地上很明显地一条行人踏出来的路，走不多时，牡丹江已经在望。小福儿找到河滩平缓之处，直往江面行去，到了冰上，放下鱼叉，背风打火镰石点燃了纸煤，吹旺了点起风灯，交到李绅手里，然后举起铁锤，使劲砸在冰上，这个工作很辛苦，因为冰有四五尺厚，要砸开一个洞，得好好费一番气力。

“把灯给你！”

等小福儿将灯照着冰洞，李绅已将鱼叉取在手中，稍停一会儿，使劲往冰洞中叉了下去，提起来时，已有一尾似鲈而黑，土名“哲禄”的鱼在叉上了。

主仆二人轮番下手，不过半个时辰的工夫，鱼已半篓，“行了！”李绅说，“多了提不动，又吃不了。”

到家蒸了两条鱼，又蒸了半只脂厚半寸的风干鸡，李绅正高踞北炕，在饮家酿的“米儿酒”时，副都统衙门送来了一扎信。

这是件大事，一年才两三回有家信，魏大姊与小福儿夫妇，都围在炕桌前面，要看是什么人来的信。

“这是你的。”李绅将一封信递给魏大姊，“小福儿也有。”

“怎么？”魏大姊眼尖，“有封蓝封面的！”

有孝服在身，给人写信才用蓝封面，李绅急急抽出那封信来，一看笔迹，脸上顿时犹疑不定，“是曹四老爷从京里寄来的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撕信封。

“莫非——”魏大姊猜测着，“曹老太太不在了？”

李绅没有答话，从他的神色中看得出来，她是猜对了。不过，还有费猜疑的事，看他脸上突然转为苍白，呼吸急促，仿佛受了极大的惊恐，然后两行热泪，滚滚而下。

“怎么啦？”魏大姊心慌慌地问。

“唉！”李绅将酒一推，捶着炕桌说，“六亲同运，为什么坏到这样子！到底作了什么孽？”

“别难过！阿秀去绞把热手巾来。”魏大姊将“六亲同运”四字想了一下，又问，“还有哪位亲戚家出了事？”

“我大叔！”李绅闭着眼说，“七十多岁的人，还充军！”

魏大姊大惊失色，随即取曹频的信来看，起头果然如她所猜测的，是报告曹老太太的噩耗，说他“痛遭大故，未能奔丧”，原因有二，一是解送的上用绸缎，又出了纰漏，上次是分量不足，这次是“石青褂落色”，已交总管内务大臣胤禄彻查具奏。曹频如说要乞假奔丧，一定会碰钉子，倒不如自行陈奏，在京成服，一面守“穿孝百日”的族人规矩，一面待罪，或许反可邀得皇帝的宽恕。

再一个原因，就是要料理李煦的官司，还是那件为已被改名为“阿其那”，且早已死在幽所的胤禩，买了几个“苏州女子”的老案。如今旧事重提，又牵连到康熙五十一年继噶礼为江督的赫寿。据说赫寿曾送过恂郡王两万银子盖花园之用，送胤禩的银数，或说三千，或说两万六千，刑讯赫寿的儿子英保及仆人满福、王存，迄无确供。不过李煦却痛痛快快地承认了，说用银八百两，买了五个“苏州女子”送胤禩。因为如此，大概不至于有死罪，但充军是必不可免的。

最后是曹频提出要求，说织造上用绸缎，两次出毛病，都是曹震处置不善，他不能再信任他的那个侄子，希望李绅肯帮他的忙。同时李煦的官司，由于李鼎年轻不甚懂事，他亦很需要听取李绅的意见，要求他即刻进京，“面谈一切”。

“不论是为了大叔，还是为了曹家，我非去一趟不可！明天一早，我

就跟副都统去请假。”

“副都统会准吗？”魏大姊平静地说，“我不是扫你的兴，我只是要你冷静下来。能准你的假最好，不准也是意料中的事。你先要有这么一个底子搁在心里。”

李绅也知道，请假不容易获准，因为宁古塔正要设县，名称都有了，定为“泰宁”，一切建制，是由李绅一手经办，何能搁置？不过，他不试一试是不能甘心的。

试了也还是不甘心。虽然副都统白希一再慰劝，同时许了保他为未来的泰宁知县，而李绅还在盘算，是不是可以找个能替他手的人，可以让他脱身回京。

“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魏大姊说，“你也该聪明一点儿，曹家的事用不着，也轮不着你去管，咱们李家的事，要管也是在这里管，不是在京里管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亏你问得出这话！叔太爷如果真的充军到关外，你不在这里照应，跑到京里去干什么？”

“这话——”

“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！”魏大姊抢着说，“你也该为我想一想，我三十八岁生第一胎，你能不担心吗？”

李绅又惊又喜，急忙问道：“你有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

“才三个月，我不告诉你，你怎么会看得出来？”

这个喜讯，多少冲淡了他的忧伤，不过，两个月以来，他的性情仿佛变过了，沉默寡言，经常望着西面的天空发愣，有时候自言自语地叨念着：“到底怎样了呢？怎么会没有消息？”

03

倒是东面来了个消息，一等公“舅舅”隆科多，奉旨从兴凯湖回京，特地派人到宁古塔通知白希，预备车马。

隆科多与年羹尧大红大紫了两年，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皇帝即位开始，到雍正二年秋天，隆科多承袭公爵，另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命他的长子承袭，又加官衔为太保，赏双眼花翎、四团龙补服、黄带、紫缰。到

了雍正三年正月，说隆科多与年羹尧“交结专擅，诸事欺隐”，禁黄带、紫缰、双眼花翎，追回团龙褂，削去太保及一等轻车都尉，从宽免革公爵，派他到西域阿兰善等地去修缮城池，开垦地亩。

雍正四年正月，又因他的家人牛伦犯罪，皇帝将这笔账派在他头上，从宽革退吏部尚书一职，往议俄罗斯边界事务，在兴凯湖畔扎营居住，已经好几个月了。

“这一次的案情不小。”白希告诉李绅，“辅国公阿布兰私下送了隆科多公一份玉牒，宗人府参了阿布兰一本，结果将隆科多公牵涉在里面。”

“这，”李绅问道，“送隆科多玉牒干什么？”

“无非抓个把柄在手里。”

李绅明白了。玉牒便是皇室的家谱，哪位皇子原名什么，何时改名，原因何在，都记载得清清楚楚。皇帝原名胤禛，夺了原该属于恂郡王的皇位，还夺了恂郡王原来的名字胤禔，在玉牒上可以看得很明白。

“这也就不可思议了！”李绅又说，“就算抓住了把柄，又能如何？到哪里去告皇上的状？我想，隆公不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就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了！”白希停了一下说，“咱们还是照咱们该守的本分办。不必巴结，可也不必落井下石。最要紧的是，少跟他谈这些事。”

“是！”

李绅照白希的指示，按一个公爵应该受到的礼遇，预备行馆和车马。

到得“滚单”传来，隆科多将要渡江到达宁古塔时，白希集合僚属，预备出东门到江边迎接。李绅因为是幕友而非有职衔的命官，自然不在其列，哪知白希派人来请了他去，要他亦参加。

“本来你可以不必去给他磕这一个头，不过，缙之，你知道的，我要保你当第一任的泰宁知县，见一见他也好。”白希紧接着说，“到陛见时，皇上一定要问他一路的风土人情，宁古塔设县的事一定会提到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隆公当然先要问个仔细，你跟他好好谈一谈。让他知道你的才具，我再托他经过吉林，跟都统提一提你的事，到了京里，在吏部关照一句，这一来，你不就十拿九稳了吗？”

“多谢副都统垂爱，实在感激之至。不过，我有下情奉禀——”

“言重，言重！”白希抢着打断，“你请说吧！”

“副都统知道的。”李绅低声说道，“我曾在恂郡王门下行走——”

“这没有关系。”白希又夺他的话头，“在这里绝少有人知道你的过去，隆公面前，我不说破就是。”

“不！见了面自然认识。”李绅将凳子移近主人，声音放得更低了，“隆公本来是废太子的人，后来跟八阿哥走得很近，恂郡王跟八阿哥最好，所以跟隆公也很熟，又是舅舅，在西边有什么话不便形诸奏牍的，都写信请隆公找机会面奏先帝。有时甚至只是口信，我就专程为替恂郡王捎口信，见过隆公两次。今日之下，如果相见，其情难堪的不是我，是隆公。倘或因此而怨副都统多事，我又于心何安？”

“啊，啊！”白希完全谅解了，“既然如此，供应之事，我另外派人料理，你索性在家歇两天吧！”

“是！”李绅如释重负，“副都统体谅我。”

04

在家一歇歇了三天，李绅觉得过意不去，心里寻思，还是上衙门吧！反正形迹小心些，避开隆科多就是。

哪知就在这天下午，白希突然派了他的表弟佐领成福来看李绅，悄悄儿说道：“副都统让我来送个信，隆公要来看你。”

李绅大为骇异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问，“隆公为什么纡尊降贵？”

“那就知道了。”成福答说，“只听说中午喝酒，隆公问起设县的事谁在规划，副都统告诉他，是位姓李的朋友，于是——”

于是隆科多问“姓李的”是何许人？白希不敢提李绅的名字，只说是正白旗包衣。不道隆科多当过那一旗的都统，又久在御前行走，对内务府的情形，极其熟悉。当时问出一句话来，竟让白希无以为答。

“内务的包衣，又是正白旗，哪里不好当差，跑到这个充军的地方来干什么？”

“原是好朋友，”白希嗫嚅着说，“特为邀来帮忙的。”

“喔，”隆科多问道，“原籍哪里？”

“江南。”

白希不知道李绅原籍何处，只为李绅有江南口音，张皇之余，口不择言，正在失悔时，为隆科多抓住了漏洞。

“这可新鲜了！”隆科多咧嘴一笑，“原籍江南的包衣，可是第一回听说。”

清朝太祖起兵，在明朝万历年间，八旗初起，每每破“边墙”而入，长驱南下，大致由直隶到山东为止，掳掠的汉人，便成了“包衣”，既然从未越长江而南，又何来江南的包衣？这不是奇谈？

“我想起来了！”正当白希张口结舌时，隆科多又说，“大概是织造李家的子侄。你说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这一来白希不敢不说实话：“单名一个绅字。”

隆科多倏然抬眼，“哪个绅？”他问，“缙绅的绅？”

“是，他的号就叫缙之。”

“是他！”隆科多的表情很复杂，既似他乡遇故的惊喜，又似冤家路狭的忧虑，闭着嘴唇想了一会儿才问，“他住得远不远？”

“不远。”

“我要去看看他。”

“是，我叫人预备——”

“不！不必费事，回头你只派个靠得住的人领路就是了。”

因此，白希派成福先来通知。交代已毕，成福连坐都不坐，随即辞去，因为隆科多果然要来访李绅，白希决定仍旧派他领路，所以要赶回去待命。

送客出了门，李绅坐在南炕上发愣，心里有种异样的兴奋和不安，一直盘旋在心的一个念头是，隆科多缘何下顾？

“二爷，”魏大姊从东间走来问道，“你见不见这位贵人？”

“怎么不见？”李绅愕然反问。

“我看你躲开的好！君子明哲保身，这么一位大人物来，不会替你带来什么好处。”魏大姊停了一下又说，“当然，有些人会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你不是那样的人吧？”

“啊！”李绅大为失悔，“你说得一点儿不错，刚才我怎么没有想到？不然，当时就可以托成佐领回复挡驾。”

“现在也还来得及，追上去跟他说。”

“不行！”李绅摇摇头，“他那匹‘乌云盖雪’是营盘里有名的快马。”

“那么，你就躲开，回头我来对付。”

李绅不答，左思右想，总觉得隆科多此来，一定会有几句要紧话说，不听一听可能终身遗憾。

但对魏大姊却另有理由：“除非事先说明白，临时躲开，变成有意慢客。”他说，“就算我不怕得罪贵人，迁怒到副都统，叫我怎么对得起他？”

魏大姊叹口气：“怪我！”她说，“我当时闯出来插句嘴就好了。”

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你把我叫进去告诉我。”李绅紧接着又说，“其实，入境从俗，本地向来内眷不避外客，以后有客来，你用不着再躲到里面。”

魏大姊没有表示，管自己动手收拾屋子——宁古塔的房屋，大小不等，格局是一样的，进门南、西、北三面接绕设炕，每一面长约三丈、阔为六尺，墙厚三尺有余，涂上本地所产的细白瓷土，滑不留手。炕上铺炕芦席，席上铺大红毡条，西、南两面开窗，箱笼被褥都置在西北角，因为南炕是客座，理宜洁净。

为了接待贵客，魏大姊特为取出平金红缎的桌围，系在炕桌上，又叫小福儿生起一个火盆，坐一壶水在上面，将她辛苦带来、平时舍不得用的一套细瓷茶具也取了出来待客。

“八个茶杯，只剩下三个了，还好，壶嘴不缺。”魏大姊又埋怨着说，“去年曹家托人带来两斤西湖龙井，我说留一点儿待客，你不肯，真正辜负了我这套景德镇的瓷器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从做奶茶用的砖茶上劈下一块，搓散了置入壶中，兑上开水，焖了一会儿，倒出一杯来递给李绅。

“怎么样？”她问，“还能喝吗？”

李绅喝了一口，苦着脸说：“又涩又苦，一点儿香味都没有。”

“要香味容易。”魏大姊又问，“要不要备酒？”

“备点酒菜好了。”李绅答说，“如果来得晚了，衙门里自然会送酒来。”

果然，到得申牌时分，白希派人送了一大锡壶的“二锅头”来，食盒中是一个攒盘，一个火锅。但珍贵的却是一盘白面馒头，麦粉跟稻米，来自远在七百里外的高丽会宁府，而且每年只得十月间才准去采办一次，所以只有宴客时，才蒸馒头、煮白米稀饭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小福儿奔进来说，“是成佐领带来的。”

于是一家都紧张了，李绅这时才想起一件事，“要不要穿马褂？”他问。

虽在二月里，宁古塔仍非重裘不暖，两件皮袍子穿在身上，臃肿不堪，马褂根本就穿不上去，“你这不是白问？”魏大姊答说，“而且马褂也不知在哪个箱子里，要么穿貂褂。”

“貂褂只能在家里穿，见客穿貂褂就僭越了！”李绅决定了，“宁愿失礼，不能越礼。”说完，往外就走，却又转回身来说一句，“记住，你不必回避。”

“好了，快走吧！客人都快进门了。”

魏大姊说得不错，李绅掀开两重门帘，只见隆科多已经下马，但骤见之下，几乎不敢相认，三年前还见过他一面，不过双鬓微斑，此刻却是须眉皆白，而且佝偻得厉害，真个老态龙钟了。

“隆公爷！”李绅急趋两步，以手抚额，弯腰点头，这个礼节等于作揖，如果跪下来抚额点头，便是大礼。

“缙之！想不到跟你在这里见面。”隆科多张开双手，抱住李绅，然后执着他的手说，“早知道你在这里，我就可以有个人聊聊了。”

由于他是如此亲热，又想到他如今的处境，李绅只说两句言不由衷的话，作为安慰。

“早想给隆公爷去请安，实在是分身不开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很忙。”隆科多松开手，回身对成福说道，“你请回去吧！他们来过一次，认得路了。”

所谓的“他们”是隆科多带来的两名从人，晶顶蓝翎，赫赫五品武官，李绅觉得应有相当的礼遇，却不知如何处理。

此时成福已经答说：“我陪他们两位，借李师爷的厢房坐一坐，回头还伺候隆公爷回去。”

“这样好，这样好！”李绅抢着答说，同时向成福拱拱手，“请老兄替我陪陪客。”接着又向小福儿示意，招待客人，然后亲自打开门帘，肃客入内。

进了屋子，只见魏大姊面南而立，按旗人的规矩，垂手请安，口中还说了句：“隆公爷好！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隆科多一面抱拳还礼，一面向李绅问道，“这位想来是嫂夫人了？”

“不敢！是内人。”

“啊！”隆科多像突然想起，“初次见面，可没有备见面礼儿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隆公爷还闹这些俗套干什么？”李绅又说，“隆公爷要不要先宽宽衣，怕回头出门会冷。”

“要，要！一室如春，舒服得很。”

卸了猗猗的褂子，在南炕垂脚而坐。魏大姊亲自奉茶，隆科多一看是细磁茶具，益发欣然，颜色黄浊，但入口却别有香味。

“好香！”他说，“松子香，还有玫瑰花香。”

“瞒不过隆公爷，”魏大姊得意地笑道，“砖茶太粗，味儿不好，所以我搁了些松子跟玫瑰花瓣在里面。”

“这个法子好。”隆科多竟是熟不拘礼的神态，“嫂子，劳驾，有蜜给我来一点儿。”

“有，有！”魏大姊取来上好的紫蜜，为他调在茶中，知道他爱甜食，便又取来两样干果，一样叫乌绿栗，形似橄榄，而核小如樱，味甘而鲜，一样叫欧栗子，大如樱桃，甜中带酸，十分爽口。

就这样，俄顷之间便已亲如家人，不过魏大姊很知趣，而且厨下也需要她去料理，所以悄悄避了开去，好让他们谈要紧话。

“缙之，在这里不怕隔墙有耳，可以说几句知心话。”隆科多的脸色阴暗了，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！我早就想开了，白帝城受顾命之日，就是死期已至之时，我跟年亮工，功高震主，自然不免。不过，我没有想到他对同胞手足，居然亦是如此狠毒残忍！我在想，八阿哥封廉亲王，是我的主意，如果肯受笼络，就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，以后他不断发牢骚，引起人家的猜疑，多少亦是自取之咎。九阿哥自不量力，轻举妄动，我亦可以摸着良心说一句，与我无干。唯独十四阿哥，我怎样也不能说，我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。这句话搁在我心里好久、好久了，不说出来，死了也不安心。可是跟谁说呢？跟谁说，就是害谁！今天好，天可怜见，让我有个机会好说。缙之，你一定有跟十四阿哥见面的机会，务必把我的这句话带到！”说完，站起身来，兜头一揖。

李绅只有逊谢，不便做何表示。隆科多内心的痛苦，固然令人同情，但故主——恂郡王的一生，无端葬送在隆科多手里，又怎能忘怀？

“缙之，”隆科多颓丧地说，“我自己知道，我作的孽很深、很重，这次回京，必无幸免之理。人之将死，其言或不尽善，但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，你跟十四阿哥说，就把我当作禽兽好了，知道伤了好人的错，无从

弥补，唯有哀鸣。”

说到这样自责的话，李绅不能不感动，觉得必须要有所表示了。“隆公爷，”他说，“我也不知道此生能不能再见到十四爷，如果苍天垂佑，还能活着见面，我一定将今天的情形，细细陈述。”

“多谢，多谢！我想‘苍天垂佑’是一定的。十四阿哥的八字我看过，寿算很长，你们贤伉俪，照相法看，白头偕老，绝无可疑。”

“原来隆公爷精于子平、柳庄，想来给今上的八字——”

“不谈，不谈！”隆科多乱摇着手说，“谁都看不透他的八字。”

这时魏大姊已闪身出现，带着阿秀来铺设餐具，少不得还有一番客套。隆科多本打算说完话就走的，见此光景，只有道谢而已。

把杯话旧，自然又谈到时事，李绅想起一件事，好奇心勃然苗发，忍不住问了出来。

“隆公爷，传说所谓的‘私钞玉牒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隆科多不即回答，慢慢喝了两口酒，方始抬眼问道：“你信不信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这句话？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我也不信。”隆科多说，“我要为天下后世留一条可以揭露真相的线索，所以跟阿老七要了一份玉牒的底本。”

“隆公爷指的是辅国公阿布兰？”

“对了。”隆科多问，“此人你总很熟悉吧？”

他这样说，是因为阿布兰亦是一向拥护恂郡王的，想来作为恂郡王亲信幕友的李绅，对此人一定深知，其实不然。

“我只知道他是广略贝勒之后，此外就不大清楚了。”

“那么我先告诉你此公的来历，他是杜度贝勒的曾孙——”

杜度是清太祖的长孙，他的父亲叫褚英，是清太祖的长子，以谏父不宜反明，致为太祖所手刃，但杜度并未因此而遭受歧视。当时得力的亲族有四大贝勒、四小贝勒，杜度即为四小贝勒之一。

及至圣祖接位，怜念广略贝勒死于非命，对长房子孙格外照应，阿布兰是宗室中的能文之士，亦未卷入从康熙三十几年开始的立储纠纷，及至圣祖封皇十四子为恂郡王，任命为抚远大将军，并准用正黄旗旗纛，以示继位有人以后，阿布兰更是全力拥戴，因而为圣祖所重用，康熙五十九年以宗人府右宗正而为议政大臣。

康熙六十年，恂郡王平服西藏，重兴黄教，功成还朝，阿布兰受命在

宗人府立碑记功。此是为恂郡王将来登大宝后，臣下颂扬圣德做张本，自然大遭“今上”之忌。雍正二年将他降爵圈禁，恂郡王的西征纪功碑，自然仆倒磨灭，却诬赖在阿布兰身上，说：“宗人府建立碑亭，翰林院所撰之文，阿布兰以为不佳，另行改撰不颂扬皇考功德，唯称赞大将军允禔。朕即位后，伊自知诬谬，复行磨去。”

“阿老七对十四阿哥的拥戴，完全是遵奉先帝的旨意，他没有错。不过，这个年头儿，谁要是八、九、十四，还有三阿哥的人，像修‘律历渊源’的陈梦雷，都会倒霉。阿老七自知不免，就想拿玉牒的底本，交付一个妥当的人，这个底本上面记得有十四阿哥的本名、爵位、准用正黄旗纛旗，等于御驾亲征，将来有人写史书，真相都在里面了。可是，阿老七找不到这么一个妥当的人。”

“于是，”李绅接口说道，“他就交给隆公爷你了。”

“不！他怎么敢交给我！那时他只知道我有点儿牢骚，还不知道我心里悔得要死。”

“那么，是隆公爷知道他有这个意思，跟他要来的。”

“对了！我跟他要，他不敢不给。”隆科多笑笑说道，“如今从家里抄去一个底本，不错，可是我——”他含蓄地问说，“缙之，你明白了吧？”

“想来已录副交给另外很妥当的人了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李绅这时跟隆科多的感情已不同了，对这件事颇为关切，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其实，以隆公爷你的身份，议政大臣，无所不管，总也可以找得出一个要玉牒底本来看一看的理由吧？”

“当然！不过我不必找，理由再足也无用。从去年秋闱，查润木出事，我就知道该轮到我了。”

这又是李绅大惑不解之事。查润木其人，他倒是有所知的，此人出身浙江海宁世家，兄弟四人，以“嗣”字排行，老大便是本名嗣璫字夏重的查初白，在洪升“只为一曲长生殿，误尽功名到白头”的那重公案中，受了牵连，斥革功名，改名慎行，复又应试，在康熙四十二年点了翰林，凡有巡幸，无不扈从，是先帝最赏识的文学侍从之臣。

老二名嗣琛，字德尹，小初白两岁，亦后初白两年入翰林。老三便是嗣庭，字润木，他也是翰林，而且科名在前，康熙三十九年与年羹尧同榜。查初白与查嗣琛早在康熙五十几年便已告老还乡，查嗣庭由翰林开

坊，升内阁学士，调礼部侍郎，上年放了江西主考，哪知出闱未几，忽然大逆不道的罪名，“革职拿问，交三法司严审定拟具奏”，同时浙江巡抚李卫，奉旨到海宁逮捕查初白、查嗣琛及老四查嗣瑑，连同子孙内眷，四房共十三口，都是铁索银铛，押解进京，下在俗称“天牢”的刑部监狱。

李绅还记得上谕中说：“及遣人查其寓中行李，有日记两本，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，则前书圣祖仁皇帝升遐大事，越数行即书其患病，曰：‘腹疾大发，狼狽不堪。’其悖礼不敬，至于如此。自雍正元年以后，凡遇朔望朝会及朕亲行祭奠之日，必书曰‘大风’，不然则‘狂风大作’。偶遇雨则书‘大雨倾盆’，不然则‘大冰雹’。其他讥刺时事，幸灾乐祸之语甚多。”

可是，不久有一道指斥“浙江风俗恶薄”，应将浙江士子乡会试停止的上谕中，开头就说：“查嗣庭日记，于雍正年间事，无甚诋毁，且有感恩戴德之语，而极意谤讪者，皆圣祖仁皇帝已行之事。”岂非前后矛盾？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”隆科多对李绅的疑问提出解答，“譬如说他出题悖逆，又何尝不是故意穿凿？”

“我听说题中有‘维民所止’四个字，‘维止’为雍正去头之象，因此贾祸。”

“这是道听途说。”隆科多说，“前年汪景祺《西征随笔》一案，抄家抄到汪景祺的一篇文章，名为《历代年号论》，说‘正’字有‘一止’之象，引前朝的年号——”

汪景祺以为年号“凡有正字者，皆非吉兆”。他举了五个例：正隆、正大、至正、正统、正德。

“正隆”“正大”两年号见于金，荒淫无道的海陵王，年号正隆，哀宗的年号正大。清出于金，但多少是一种忌讳，因为金非正统，有夷狄的意味在内。至正则是亡国之君元顺帝的年号。

“正统”“正德”是前明的年号，英宗有土木之变，蒙尘塞外，武宗以嬉游无度，不寿而且绝嗣。隆科多以为平心而论，在雍正年间，发这样的议论，也实在太无顾忌，汪景祺确有些自取之咎。

“可是，硬按在查润木身上，何能叫人心服？”隆科多问，“缙之，你记得不记得查润木在江西出的题目？”

“只记得第一题‘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’，说是谤讪时政。关于年号的题目，就只知道说的‘维民所止’，此外就不知道了。”

“等我告诉你。第一题‘君子不以言举人’。驳他的理由是：‘尧舜之世，敷奏以言，非以言举人乎？查嗣庭以此命题，显与国家取士之道相悖谬。’虽是欲加之罪，也还成理由，说《易经》次题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’，《诗经》次题‘百室盈正，妇子宁止’，起头用正字，最后用止字，加上《易经》第三题‘其旨远，其辞文’，寓意‘前后联络，显然与汪景祺相同’。缙之，你倒想，这样穿凿附会，真要为天下读书人放声一恸。”

“唉！”李绅叹口气，“无怪苏东坡要说：‘但愿生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’不过，我又不明白，查润木到底是因为什么，会让今上对他如此深恶痛绝？”

“你要知道其中的缘故？”

李绅心里想说“固所愿也，不敢请耳”，但话到口边改了自语似的：“我只是百思不解而已！”

“我告诉你，因为查润木升阁学，补侍郎，是出于我之所保。”

“隆公爷久居枢要，汲引的人也很多啊！”

“他不同，我保他在内廷行走。”

“啊！”李绅大感意外，“原来查润木也是天子近臣。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这就更令人不解了。既是天子近臣，多少有感情的——”

“感情！”隆科多一仰脖子干了酒，哈哈大笑，笑停了说，“缙之啊缙之，你真正是书生。如论感情，我还是他舅舅呢！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说，查润木既为天子近臣，如俗语所说的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何以丝毫不念？”

“毛病就出在这上头。”隆科多问道，“缙之，你知道现在汉大臣中，最红的是谁？”

“不是田文镜、李卫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说京官。”

“那——”李绅想了一下，“那莫如文渊阁的张中堂了。”

他指的是文渊阁大学士张廷玉。隆科多深深点头：“一点儿不错！四年工夫，由刑部侍郎而入阁拜相，红透半月天。”他紧接着问，“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红？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。”李绅笑着回答。

“他之所以红，与查润木之所以倒霉，是一事的两面。今上御极，康